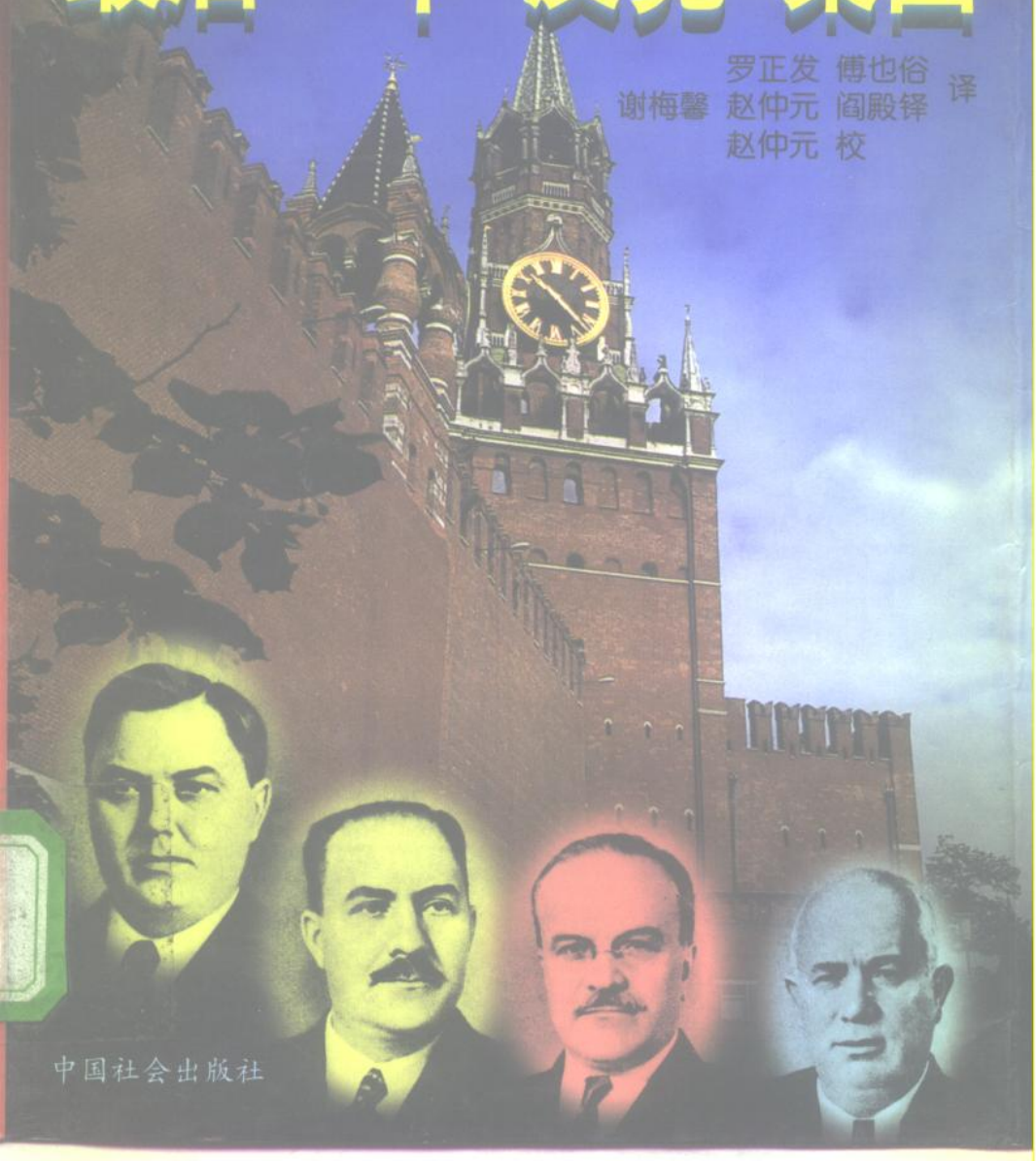


历史
档案

苏联共产党 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罗正发 傅也俗 译
谢梅馨 赵仲元 阎殿铎
赵仲元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档案

下 册

苏联共产党 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罗正发 傅也俗 谢梅馨 赵仲元 阎殿铎 译
赵仲元 校

中国社会出版社

第八次会议

(6月27日上午)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现在继续开会。同志们，有一个意见，就是我们该考虑如何结束这件事了。

喊声：对！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有一个意见，现在选举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起草中央全会的文件。

喊声：对！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现在由别利亚耶夫同志发言，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

别利亚耶夫发言

别利亚耶夫：同志们，建议委员会人数多些，由49人组成，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关于人数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喊声：没有。

别利亚耶夫：建议委员会由下述同志组成：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葛罗米柯、杰尼索夫、多罗宁、叶夫列莫夫³²⁰（古比雪夫）、热加林³²¹、朱可夫、伊格纳托夫、卡伦别尔津³²²、卡皮托诺夫、基里连科、基里钦科、弗·罗·科兹洛夫、特鲁申斯基³²³、科涅夫、考涅楚克、库纳耶夫、库西宁³²⁴、凯宾、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³²⁵、米高扬、米丁³²⁶、穆斯塔法耶夫、穆希金诺夫、奥尔加诺夫³²⁷、帕托利切夫、波利扬斯基、波诺马辽夫³²⁸、波斯别洛夫、佩欣、拉扎科夫、谢尔久克³²⁹、斯涅奇库斯³³⁰、苏斯洛夫、托夫马相、乌斯金诺夫、福尔采娃、赫沃斯图欣³³¹、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谢列平、什科尔尼科夫³³²、什特科夫、雅科夫列夫（哈萨克斯坦）、亚斯诺夫。

建议提名赫鲁晓夫同志任委员会主席。

喊声：对！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有什么意见吗？

喊声：批准！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谁赞成别利亚耶夫同志宣读的委员会名单和关于委员会主席的建议？

有人喊：漏了一个名字。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有人建议加进乌尔贾巴耶夫³³³同志（塔吉克斯坦）为第50名成员。还要加进巴巴耶夫³³⁴同志（土库曼斯坦）。谁赞成批准委员会名单，请

中央全会成员举手。谁弃权？没有。委员会名单通过了。

赫鲁晓夫：同志们！会议短时休会以后委员会集合，大约在 12 点。请委员会成员注意。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继续开会。现在由多罗宁同志发言，波德戈尔内³³⁵同志准备。

多罗宁发言

多罗宁：同志们！阴谋集团的成员在这个讲坛上发言企图安慰我们，他们说，什么严重的事也未发生，也不会发生。中央委员们不这么看，在这里说出自己的意见。我同意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倘若阴谋家的手不是从一开始就被揪住，那么现在就会发生严重的灾难，后果堪虞。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这里的发言使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我们大家都爱戴他，了解他是一位诚实的布尔什维克，他曾为捍卫党的路线而斗争，能够看清偏离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然而，为什么他不仅在这次全会以前没有看清反党集团的实质，而且在开会以后，在全会上听到中央委员们的意见，看到全会的坚强团结以后，继续保护和美化它，我要说，他以自己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给阴谋集团打气？这样做是不对的。伏罗希洛夫同志！您很清楚，1954 年我和您到过斯摩棱斯克州很多地区。我听到您谈过对该州情况的意见。我看得出您布尔什维克心灵的全部痛

苦，因为您在久居莫斯科之后看到了我国农业的情况。您讲的完全正确，您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完全是因为政治局委员和斯大林没料到，也不了解人民的生活。伏罗希洛夫同志，您不是这样讲过吗？

伏罗希洛夫：讲过。

多罗宁：您说过：“由于我们脱离了党组织，脱离了人民生活，才产生了像斯摩棱斯克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当时斯摩棱斯克地区农业的情况很可怕。同志们，我可以向全会提供如下的数字：1951—1953年期间有10万集体农庄庄员离开了该州。而且离开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一个集体农庄今天有五个队，明天就剩下四个了。夜里整个队秘密开会，把房子门窗钉死，就走了。

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领导农业问题上我们犯了大错误。在党的工作和联系群众问题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按照列宁对每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要求去做。马林科夫同志领导党组织，把大家引向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他迫使我们这样工作，就是到中央来时不能讲真话。（场内喧嚷声）

喊声：对！

多罗宁：就是这样。因为你哪怕有一点点暗示，说你那里粮食或其他问题情况不好，比如说今年的情况不好（而且我们未对他讲，是对那个不称职的科兹洛夫³³⁶讲的），那么过三分钟后就会把你叫去盘问：你们的情绪不对头嘛？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思想？便开始追问不休了。

当你来到中央，走进中央书记办公室，不知道还能否走出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关于这一点，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也对您讲过。当时您说：“您为什么沉默呢？”我对您说：“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倘若我找您，把您现在亲眼目睹的一切都告诉您，您会给我戴上多少顶各种倾向的帽子啊！”

伏罗希洛夫：我对斯大林，对列宁都从来不怕讲真话。

多罗宁：伏罗希洛夫同志，您未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您不敢讲真话。

赫鲁晓夫：的确，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像别人那么怕斯大林，他的胆量比别人大。但是对于过去的错误，他讲的不完全对。

伏罗希洛夫：不，我讲的对。

赫鲁晓夫：你也不要讲你不怕斯大林。那些不怕斯大林的人全被消灭了，他们早已成灰，不在了。

伏罗希洛夫：我没有化成灰，这是偶然的。

多罗宁：伏罗希洛夫同志没懂我的意思。我想说的不是他怕不怕，我的意思是，他有10年未曾亲眼见到一个活的集体农庄庄员。假如我告诉他斯摩棱斯克地区集体农庄庄员全部生活真相，他会无法理解，因为他是通过电影了解生活，通过书本，可是书里写的是我们一切正常，他对真实的生活已经多年不了解了。所以，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们之间的分歧会很大，您不会理解我。等到您到我

那里去了，我们一起看了，我再到您那儿，您就像我的亲父亲，我们就互相理解了。

斯大林去世以后，我们彻底批判了领导的缺点，开始恢复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赫鲁晓夫同志在如何以新的态度、列宁主义的态度工作方面为中央主席团各个委员树立了榜样。斯大林在世时，特别是他晚年，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国家需要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问题搁置得太久了，人民在受苦。

都说斯大林压抑了所有的人。那现在好了，斯大林不在了。赫鲁晓夫同志领导中央主席团。请吧，主席团各位委员，请到地方去，到人民当中去，同人民商量，解决那些该解决的问题。每一个主席团委员都可以为了任何问题到我国的任何角落去。然而很多时间过去了，许多原来的主席团委员仍然坐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尊敬的莫洛托夫同志，您的手脚被解开以后，哪一个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是您考虑提出来的？

喊声：是啊！

多罗宁：哪一个是您提出并力图加以解决的？谁妨碍您呢？现在妨碍您的不是斯大林，过去妨碍您的也不是斯大林，是您脱离生活，不了解生活，也不想深入生活。

喊声：对！

多罗宁：所以提不出任何问题。您骂赫鲁晓夫，怪他提出许多新问题。这有什么不好？这很好。您也这样做啊！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有利。可您未提出任何问题，也提不出

来。现在要提出一个对我们国家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问题，必须了解生活，了解人民的想法，要和人民在一起。而您脱离人民太远了，莫洛托夫同志。

喊声：对！

多罗宁：伏罗希洛夫同志，我对您真不理解。以前我离伏罗希洛夫同志是很远的。可是，在我们一起将近一个星期到各集体农庄去的时候，我看到他是非常诚实的，我看到，他为各种坏事感到痛心。我感到，这是一个好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在思考，关心我们的事业，就像我们这些地方工作人员一样。（场内活跃）我对他更加尊敬了。

我应该告诉大家，伏罗希洛夫同志从斯摩棱斯克州返回莫斯科以后，赫鲁晓夫同志大概知道，他就积极地帮助我们。他开始找我，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应该解决这些积累下来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事实。

然而，这样一位曾经想法对头、认为主席团委员应该到地方去了解情况并尽快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人，却坐在中央主席团那里任凭有人肆意诽谤赫鲁晓夫同志，可是，正是赫鲁晓夫同志日夜操劳，在解决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全国，直到萨哈林³³⁷，对一切都要亲自去了解，这正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应该做的。但有一个主席团委员，尽管他自己过去和现在都什么也不干，却跑出来指责别人“在全国到处闲逛”。

伏罗希洛夫同志对此并不感到愤慨。

伏罗希洛夫：感到愤慨。

多罗宁：我未听到您在这个讲坛上说您感到愤慨，说他们太不像话了。

伏罗希洛夫：说过许多严厉的话。

多罗宁：我不是要您说严厉的话，伏罗希洛夫同志，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党和中央希望得到您的支持，您要支持贯彻列宁主义路线的人，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受欺侮。

同志们，在这里提到的反党集团的一切指责都是臆造出来的货色，是掩盖卑鄙的阴谋活动的烟雾。但他们骗不了我们任何人，我们已经长大，早已上过基础政治课，列宁主义我们懂，而且在实际贯彻，我们了解党的工作。许多人做党的工作很久了，可是有些主席团委员还把我们当小青年。漂亮词藻骗不了我们，真理在哪里，在哪一方面，我们弄得清。

在这里大家已经谈过中央委员到主席团去受到何种接待。我也谈谈。我不懂，当我们这些中央委员来到主席团，为什么有些主席团委员主张立刻接见我们，而有些人却躲到旁边的房间去了？同志们，你们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干什么来，带着什么东西来了。也许我们是来祝贺你们取得胜利，你们跑什么呢？不了解我们为什么来就跑掉，这说明你们心中有鬼，说明你们害怕。胸怀坦荡的人不怕，想要迎接我们，可是你们不允许。是这样吧，同志们？

喊声：对！（鼓掌）

赫鲁晓夫：有个笑话，讲一个宪兵。有人骂沙皇，管

他叫傻瓜。宪兵听了，便说：“你怎么骂沙皇？”“宪兵先生，我在骂德国沙皇。”“得了，你骗不了我，如果说谁是傻瓜，那就是我们的沙皇。”

这里也是一样，如果同志们来到中央，那就是来反对他们。（笑声）

多罗宁：这里很多人讲过 53 人声明的来历。我们这些州委书记到苏共中央来谈农业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在苏共中央俄联邦农业部见了面。没有人组织我们。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担忧把我们组织起来了。有人说是“书记处组织的”。一个书记处的人也没有。

喊声：对！

多罗宁：我们是普通中央委员，我们同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中央委员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大家决定向主席团提出那份人所共知的声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表现出严肃的态度。签名时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有任何压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大家的想法一致，都为党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中央委员读了记录就感到主席团那里不是一切正常。还有其他的事实也迫使我们想到这一点。

就此我想举一个事实为例。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央地带各州的会议。过去这些州的农业搞得无法再糟了。（笑声）……两年前开过一次会，大家都感觉到了。可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但这次开会大家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每个发言的人都

感觉到这一点。党政工作人员、集体农庄领导和普通庄员充满信心的发言简直让人心花怒放。大家都很高兴。州委书记们很高兴。我们原以为光我们州是这样的，实际上各地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党政工作人员都是情绪高昂。赫鲁晓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和我们一起高兴。我们以为所有的主席团委员都像我们这么想，这么高兴。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会议结束后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主席团委员同各州领导人员的见面会。按照习惯，讲话都是热情洋溢的。可是有一个人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是，这一切他并不感兴趣，有反感。起码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有人喊：他是谁？

多罗宁：卡冈诺维奇。他不讲话。我忍着，忍着，后来忍不住了，便问他：“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您为什么不发言，不讲话，不同我们一起高兴高兴呢？”他说：“该说的大家都说了，不必重复了”。我说：“像您这样党内公认的演说家却突然沉默了”。他说：“别利亚耶夫不让我发言”。（别利亚耶夫同志主持会议）。我对别利亚耶夫说：“为什么不让我发言？”别利亚耶夫同志说：“请讲啊！”于是卡冈诺维奇同志开始讲话，就一般政治原则讲了一番车轱辘话。我理解他的讲话实质上是说过去党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又提出新的政策，让我们看吧，生活接受不接受。我一听就忍不住了。别利亚耶夫同志，记得吧？我说：“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对头了，不光是领导人员相信，连工人和集体庄员都

知道一切对头。人民从精神到物质上都感到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您知道人民现在想什么吗？”他问：“想什么？”我说，人民希望中央主席团坚定不移地把这个政策贯彻下去，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加强同人民的联系，希望中央主席团团结一致坚如磐石。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我们当时已经感觉到，并非所有的主席团委员都对我们的成就同样感到高兴，这使我们很难过，也使我们警惕起来。后来赫鲁晓夫同志发言，讲得非常好，是心里话。我们这些地方工作人员感到很受鼓舞，这个讲话反映了我们的想法。这个讲话没记录下来，我想让中央委员们了解一下个别的论点。

赫鲁晓夫同志讲的完全对，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干部在长期的僵化以后开始展开自己的翅膀，但对自己的力量还不完全相信。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干部刚刚开始巨大的创造性劳动。但是，只要党组织的书记们，州党委的书记们全都开始以主动精神做工作，集体农庄的领导们奋起展开工作，我们就开始快速前进了。正是如此。我们现在是刚起步，等到我们直起腰来，一切党组织都以列宁主义作风开展工作，那时全国人民就会跟随我们前进，我们的成果就会十倍于今日，令莫洛托夫同志害怕的，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赶超美国的口号，就不再是口号，而将成为现实。

赫鲁晓夫的另一想法也是令卡冈诺维奇不快的。赫

鲁晓夫同志讲道：我们的革命老干部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他们不了解具体生活，不了解那些已成党的骨干的干部，这些干部正在组织实施党的指示，背负着过去时期遗留下的困难。有些人还以为这些干部仍然是小孩子。

这正是阴谋分子的错误所在。他们以为我们是一些小卒，可以随他们摆布，以后不需要时连看都不看，顺手扔到垃圾堆了事。阴谋家们失算了。我们不是他们希望的那样的人。我们是伟大列宁的党合格的中央委员。我们感觉得到，全党支持我们。我想，倘若伟大的列宁能看到我们这次中央全会，看到我们的原则性，看到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动摇我们的团结，那么他一定会说：“同志们，好样的，作得对。”列宁早已离去了，但列宁缔造的、以列宁学说武装的、我们亲爱的布尔什维克党会对我们这样说。（鼓掌）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现在由波德戈尔内同志发言，库西宁同志准备。

波德戈尔内发言

波德戈尔内：同志们！我们党的千百万党员理所当然地怀着自豪的心情谈论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业绩，它及时地揭露、制止了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等人为首的阴谋集团的反党活动，他们的目的

是要撤掉党中央选出的领导，根本改变我们党的路线。

当我们听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以及投靠他们的人的讲话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阴谋家小集团为了反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而采用的方法，同当年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等使用的方法有什么共同的或者是新的东西吗？没有任何区别，同志们。还是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采用过的方法：背着党中央串联起来，引诱那些他们需要的、党性不成熟的人，诽谤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总路线，口是心非，谎话连篇，耍两面派。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些蹩脚领导人没有一个在这里说他们不同意我们正在执行的党的路线，不同意我们的作为。相反，全是一开口就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党的路线正确，赫鲁晓夫同志很好，我们喜欢他，他精力充沛，主动积极，坚定不移，不知疲倦，他是我们最好的老朋友。他们在这个讲坛上几乎要向他倾吐爱慕之情了。

但是，紧接着就说：不过，我们不同意你们开垦荒地，不同意你们对工业、建筑业进行改组，不同意你们执行的对外政策，因为我们想要执行另外的对外政策。我们不需要为了增产畜牧产品同美国较量，因为我们本来就不缺肉、奶等食品。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党的二十大的各项决议。我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到处走，在报刊上经常露面等等。

同志们，如果你们对这一切都不同意，那你们同意什

么？要知道，这都是党中央、全党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原来他们对什么都不同意。看来，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不是他们的朋友（而且，但愿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没有他们这样的朋友！）。据说，他又粗暴，又压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等等。因此，必须撤掉他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让他先去当个农业部长，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换了领导人，再给他安排个其他的、更“合适的”位置，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拥护者和中央委员们，看来也会安排同样的位置。

为什么他们要更换克格勃的领导人？为了他们肮脏的勾当。最近几年，革命法制得到恢复，国家安全机关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地方的安全机关受地方党的机关领导。可你们又要恢复老一套，让国家安全机关重新凌驾于党之上。不行，同志们，这是行不通的，办不到。同志们，这是典型的两面派，叛卖行为，卑鄙下流。真可耻！这些“活动家”未曾想到，除了主席团里虚假的算术多数以外，还有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才能决定一切。

关于如何评价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等人反党活动问题，会上发言的同志们都讲得相当充分了。大家对反党集团活动的表述，从形式到内容，我都完全同意。同志们！我想谈一谈战后卡冈诺维奇同志在乌克兰工作的情况。帕托利切夫、基里连科同志都简单谈过了，我也想谈谈。原来设想，这是为了加强乌克兰的领导。为此，卡冈诺维奇同志好像是个“救星”到了乌克兰。

兰。

结果如何呢？假如不是过了不久就把卡冈诺维奇同志调离乌克兰，那里一定会重复 1937 年的事。乌克兰那里称这段时期为“黑色的日子”，不是偶然的。卡冈诺维奇同志首先以搜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为己任，在那些从来没有，也许不可能有这种人的地方兴师动众。许多知识分子优秀代表受到怀疑。给一些领导干部“扣上”民族主义罪名。扣不上民族主义罪名就一定扣上排犹主义的帽子。至于卡冈诺维奇同志对领导干部的粗暴态度，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直太过分了。曾有过这样的事，有的中央书记路过中央委员会，就是不走进去。

有人喊：不许汽车靠近。

波德戈尔内：多少年来中央委员会就在那里，一切正常，可是卡冈诺维奇来到以后这条街不许走汽车了。除卡冈诺维奇一个人外，其他中央书记、所有的人都只能乘车到学院大街和奥尔忠尼启泽大街的拐角处，离党中央还有一个街区，得下车走路。到卡冈诺维奇同志住的地方去也是不能坐汽车的，噪声妨碍他“创作”。

同志们，他开始把不少领导干部从党中央和其他党组织开除。卡冈诺维奇同志经常的口头禅就是：“我要用烧红的烙铁把乌克兰这儿的腐朽工作作风铲除”。实际上他是千方百计地要把乌克兰党中央在赫鲁晓夫同志领导下多年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消灭。

幸亏不久以后有人想起来，使乌克兰摆脱了这个“救